

文 學 叢 刊

娜

利

金

巴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娜 利
金 巴

前記

這小說寫來並不費力，這是根據六十年前一個俄國女子寫給她的女友的信函重寫的，裏面所述大半是當時的實事。我雖然增加了一點材料，但也是從許多可靠的歷史的著述裏採取來的。第一封信內的一首散文詩是從意大利犯罪學者龍布洛梭的一本題作『安那其主義者』的法文書中轉引來的。原信本有二十六封，經我刪改合併，成了現在的十九封信，而且連故事也有了一些改動，原信內還有許多發揮當時流行的虛無主義的理論的地方，現在都經我刪去了。

又這小說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寫成的，曾用歐陽鏡蓉的筆名（我本來用另一個名字，但當時的環境使刊物的編者不得不爲我換上這個筆名），在北平水星月刊上逐期發表。後來也收在一個短篇集子裏面。這次重印時我又費了兩天功夫

把它修改一遍。

我很喜歡這個作品，因為在這裏面話說得非常痛快。但這不是我的成績。倘使沒有那幾本外國書，我決不能夠寫出這樣的小說。而且倘使沒有那許多許多男女青年的獻身事蹟，連這幾本外國書也不會有，更不必提到我的小說了。

一九四〇年春作 者

上篇

引子

這是一個俄國貴族少女在監牢中寫給她的一個波蘭女友的十七封信。時間是一八七七年。寫信的名叫利娜，受信的名叫亞麗恩娜，信裏說的全是關於一個年青男子的事情，這個男子名叫波利司，利娜正偷偷地愛着他。

第一封信

亞麗恩娜姊姊：

親愛的，當你聽見我的遭遇的時候，你的心不知道會跳得多麼厲害！你聽見人

說（我知道一定有人對你說過）我是什麼虛無主義者，什麼革命黨，你聽見人說你的溫柔嬌弱的利娜給人捉去，受審訊，判決囚禁在堡壘裏面，你會吃驚，過後你就哭，你就絞着你的細長的手指，那戒指上的鑽石會把你的手指弄痛的。我知道，我知道你會這樣做。

是的，別人沒有對你說假話，這些消息都是真的。

你還記得罷：那時我們在你那位做將軍的叔父的別墅裏那個小城多麼美麗。花園裏花開得比天上的星兒還多；我們常常手裏捏滿了紫羅蘭，嘴唇給楊梅汁染得緋紅，走進一個相熟的農家，在那里喝一碟雪白的綿羊奶……

這事情我記得很清楚，就像在昨天發生一樣。那時候是多麼美麗。你現在還愛你的表哥，那個有着漂亮鬍子的軍官嗎？

可是，好友，現在我卻住在這個陰黯的地方了。而且是他們推着我的肩膀，把我押到這裏來的。

牆壁上黑一塊，白一塊。有一個小窗洞，窄得只要用一根棍子就可以遮住陽光進來。我的身子本來很小，可是那張床幾乎還容不下牠，床邊有一個大甕，看起來好像是一隻大黑狗舉起前腳直立在那裏。

可是我在這裏我是很滿意的，因為我盡了我的責任了。

只有一件事情使我不快活：你大概不會再愛我了。你會說：『利娜是一個罪人，一個壞人。』不，親愛的，你知道我從前心地很好。那麼現在我變得更好了。讓我來給你解釋罷。

我的信是否會到你的手裏，我不敢確定，然而那個每天給我送食物進來的人答應替我把信投到郵局去。我相信他，因為他第一次走進我的監房來就對我表示他是我們的朋友。我們過後就互相了解了。

這是一個老頭兒，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一個女兒，年紀和我們差不多，我的亞麗恩娜。他非常喜歡他的女兒。他提起她，他眼裏就含了淚。他的見解還是很舊的。然而

他的確是我們的朋友。

我希望我能夠陸續寄信給你。愛友，我真有滿腹的話要對你說。你，你什麼也不知道。你聽見人家說起虛無主義者，你就半恐怖半嫌厭地說：『呵！這些壞人！』你這樣想，你就錯了。譬如我，我甚至願意犧牲我的性命來阻止一個小孩流一滴眼淚，我不肯拔掉一隻小狗的毛，可是如今我卻明白了。倘使必需用『惡』來達到『善』，這也不是我們的過錯。而且世間真有所謂『惡』嗎？誰能夠說這是正當的，那卻不是呢！『良心』不過是一個字，『德行』不過空泛的道德教條……我要使你明白這一切。

話是說不完的，請你忍耐地聽着我的故事罷。

你還記得麼？有一天在你叔父的花園裏，我們在草叢中拾起來一隻可憐的白鵝，她給老鷹啄傷了頭頸，流着血，快要死了。

她張開翅膀在地上撲着走，從羽毛中間滴下血來，好像是一滴一滴的紅露。

我捧起她，把她放在我的手掌心裏。我俯下頭吻她的傷處。她顫抖着翅膀，就在我的唇邊死去了。那時候我會傷心地哭過一次。

但是現在呢，我是一個可怕的革命黨，一個可怕的罪人了。

愛友，你一定要問我犯的是什麼罪罷？

我想起了一個朋友的一首散文詩，她患着肺病，最近在牢裏死去了，這詩是她臨死前寫的。她是一個溫柔善良的女孩子，只是身子弱一點，誰看見她都會起愛憐的心。然而她現在靜靜地躺在墳墓裏面了。

她這樣地寫道：

「裁判官們，請你們快把我裁判了罷，請照你們的意思來裁判我，我知道我的罪重大而可怕。

「我不該穿着粗布衣裳，我不該赤裸着雙足。我不該去到那些悲嘆呻吟的

同胞的身旁，我不該去到那無止息的勞苦與貧困之鄉。

「文字和語言又有什麼用？我不是被認做一個罪人？我不就是罪惡的化身？」

「我的兩肩還披著農婦的衣裳，我赤着雙足，兩手也成了粗魯模樣。這工作使我疲困非常；而你們控告我的最大的證據便是我愛人民，我愛故鄉。」

「不過，我雖犯了重罪，你們卻無力來反對我，呵，你們這些裁判官；沒有一種刑罰能夠降臨到我一身。因為我有一個信仰，而你們卻沒有牠。我的信仰就是：理想終會勝利，你們要壓制牠也不能。」

「我快走到生命的涯沿了，你們所能處罰的祇是那些有限的日子，而我的「惡」，你們所認為的「惡」，會減輕我的苦刑。我死，我心裏充滿這偉大的愛，我將懷著這心情去迎接我的命運。而那些劊子手也會把鑰匙擲在地上，跪倒在我枕邊，為我祈禱，為我哀哭。」

愛友，我今天不能夠再寫下去。那老頭兒來取信了。再見罷。
你還願意我來擁抱你，像從前那樣麼？

第二封信

亞麗恩娜姊姊：

愛友，是我！你好嗎？我的亞麗恩娜。那邊，在你那個美麗的小城裏，在灰色的霧中十二點鐘敲了。這時候你剛從禮拜堂回來，手裏拿着香氣馥郁的花紗手帕，還有一本小書，倘使這不是從你叔父的藏書室裏偷來的一本法國小說，那麼便是一本聖經罷。我認識你，你這可愛的教徒！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從前見了燕子，啣一隻蒼蠅，都會不忍心，現在怎麼會變做一個虛無主義者。

我那次在你叔父的別墅裏和你住了幾個星期以後，我便回到舊都，我母親在那裏喚我回去。你知道我父親早死了，我只有從照片上認識他。在那張大像片上他

穿着將軍制服，衣扣上面用羅馬數字刻着他在職的年數，還佩了三個勳章。

在舊都我光榮地走進交際社會裏面了，親愛的，這真是一個光榮的勝利！你還記得我的驕傲的態度，我的頑皮的微笑麼？我特別喜歡半閉着眼睛把頭向左肩略略偏斜的姿勢，這有着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而且得到了一般人的尊重。我和那般最時髦的小姐完全一樣，又可以說完全像一個巴黎製造的玩偶——這兩種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而且我又聰明，又有學問。我自小就在貴族女子學校裏讀書。你該記得那裏面教的什麼東西。我學過法文，學過一點歷史，一點算術，學過德文，學過鋼琴，又學過一點天文學和植物學，又學跳瓦爾茲舞，還學意大利文，爲了可以聽懂意大利的歌劇。最後還學一點俄文。雖然在交際社會裏面用不着俄文，但是責罵僕人時還用得着俄國話。

愛友，你想想看，這樣的教育，再加上你所認識的我這嬌小可愛的面貌，難道還

不會成功麼？

你應該知道我的生活是很忙碌的！白天要拜客，散步，在大商店裏買東西，午餐；晚上要赴跳舞會或者去戲園。自然我從不看俄國戲，像阿斯託洛夫斯基那樣的作家真是太荒謬了。法國戲倒很好。我也喜歡歌劇。

自然我從不厭煩，從不——只有我看見我的那位新保姆的時候纔覺得不舒服。她是一個小俄人，名字叫做瓦爾華娜。她老是那一付憂鬱的面貌，這個可憐的女人！

她並不老，身子很高，又瘦又黃；好像是唐·吉珂忒穿了女人的衣服。你想想看，她的頭髮是剪短了的，平常就戴一頂黑草帽，不插花，不束絲帶，不戴面紗；她老是穿一件毛織的長衫，束一根黑領帶。她的大鼻子上面還架了一付舊式金邊眼鏡，鏡片是綠色的。

愛友，我的可憐的皇后，你想像看，她打扮得這樣難看！

我對你說過我的保姆了；現在應該來對你說我的情人。呵，不對，這不能說是情人。波利司並沒有愛我的心思，也不會向我求過愛。他年紀很輕，可是他的態度卻很嚴肅，很莊重，而且差不多是很憂鬱的。他對服裝完全不注意。他又有個古怪脾氣，對上流人定要說俄國話，這是很不客氣的。他新從聖彼得堡大學回來，所以還染着目下一般大學生的誇張和偏激的見解和習氣。你一定明白我決不會愛上一個這樣的男子！可是他有着一對很美麗很深沉的眼睛，看起人來總是那麼悲哀的。

我注意他，大概就是爲了他的這種悲哀；我承認，我很關心他。他說話不多，而且決不肯說法國話。他很少笑過，也不愛玩，又不肯跳舞，總之他好像是一個野蠻人。然而不管這些，我卻喜歡和他見面。我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遇見他，我便到那裏去。我愛和他談話，雖然用這粗俗的俄國話，我也高興。他的聲音雖然嚴肅，但也含有一種

溫柔的東西。我很想知道他爲什麼悲哀……

有一個晚上我居然大胆地問了他。你看我這個女孩子真大胆。

我是在一個跳舞會裏，我從沒有像今晚這樣地美麗的。R聯隊長來請我和他跳舞。R聯隊長是一個漂亮風流的男子，然而我把他拒絕了，因爲我看見波利司穿過廳子往花園走去，他的臉色比往常更陰暗。

廳子裏人們跳舞正酣的時候，我卻偷偷走開，也到花園裏去。

波利司站在露台上，身子靠着欄杆，一個人立在黑暗裏，彷彿不轉睛地望着遠處的夜景。

我走近他的身邊，我纔看見他是在流眼淚，我很驚訝，也很感動，便顫抖地低聲問道：

「呵！你爲什麼這樣傷心？你願意告訴我嗎？」

他吃了一驚。顯然他不曾看見我走近來。

他把我看了許久，許久，並不回答。他的潤濕的眼光帶着無限的溫柔。後來他到底說了：

「你想知道我爲什麼悲哀？」

「是的。」

「你聽着。我來告訴你。」

他的聲音非常激動，我不由得想道：「呵！你看罷，他一定會對我說出他愛我的話！」他愛我，這是很可能的事情。我在這晚上又是這麼美麗。

然而不，他愛的並不是我……

呵！親愛的，我寫到這裏，我也不覺哭起來了，就像波利司那樣。我再也不能看見我寫的字了……那麼明天再見罷。

第三封信

亞麗恩娜：

呵！愛友！你想不到他對我作了一番多麼偉大的演說！他的態度非常莊嚴，倒有些可笑了，他的聲音很熱烈，他把眼睛抬起望着天空，像一個出色的青年的先知！

「倘使我真受着苦，倘使我真在哭，這全是由於那個痛苦的俄羅斯老母親的緣故，她眼看着她孩子們饑寒困苦地死在她的枯瘦的懷裏。」

「俄羅斯呵！我在哀悼你！」

「一個不快活的白癡給那些懦夫捧上台做了他們的主子，管理着八千萬人，這是多大的一羣生物！有些人裝飾得堂皇富麗，佩着勳章插着羽毛，終日吃喝得酒醉肉飽；而別的一些人，那無數的人卻只有吃他們自己的饑餓，飲他們自己的乾渴。」

「在聖彼得堡一年中間就有五百個人餓死在大街上。」

「旅行家！把你的眼光轉到田地上去罷，你且看這個人：這是一個農人，一個自

出的人，因為農奴已經被解放了，在俄羅斯是再沒有奴隸了。你看清楚沒有？這個人躬着腰在地上做什麼？你想他一定是在勞動或者在播種罷。你再看清楚些！這個自由的人既不是在勞動，也不是在洒種子。那麼他在做什麼呢？他在吞食土塊。

「人家給了他這塊田，然而他沒有耒耜和鋤頭，他也沒有牛馬，他也沒法使土地肥腴。他沒有東西吃，餓極了，只得拿土塊來充飢。倘使他在土裏挖出了樹根，他還要留下帶回家去給他的妻兒們吃。」

「——來，你來，不管你是什麼人。你在打官司嗎？好，走近來，我給你一個忠告，你應該先去見你的裁判官。」

「——這有什麼好處？依着法律我是理直氣壯；我的對方是個出名的壞東西；我去求裁判官，倒反有害處。」

「——蠢貨！你要做個老實人嗎？你快到裁判官那裏去。你不要提你的事情；別

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說；倘使你知道什麼有趣的事情，一定不要忘记告訴他，後來你臨走時就偷偷遞一張五百盧布的票子給他。從此就靜悄悄的，你的官司就會贏了。

「——然而我不願意花錢買公道！」

「——笨東西！」

「——而且我也沒有五百盧布。」

「——那麼就送三百罷。他也許會滿意。」

「——我連三百也沒有！」

「——那麼兩百罷。」

「——兩百也沒有！」

「——你的事情可就糟了。你至少總有個老婆？」

「——我的老婆死了。」

「——不過你總還有女兒？」

「——有一個。」

「——漂亮嗎？」

「——不漂亮。他是個斜眼。」

「——那麼你還敢打官司？你沒有錢給他，沒有老婆借他，沒有女兒送他，你還想打官司？」

「——為什麼？難道我們國裏所有的裁判官都肯賣掉他們的良心？」

「——要說所有的自然不對。一八六一年在V城附近一個小村鎮裏就有個裁判官不肯接收訴訟人送來的一隻肥雞。然而這件事情鬧了出去，驚動了總督，這個裁判官因此被革了職。」

「不錯，饑餓統治着俄羅斯；亞歷山大是沙皇，饑餓就是皇后。裁判官的良心成

了拍賣場裏的東西。大家不得不爭着購買這堆糞土！

「而且禱告也是不自由的。

「沒有一個人有權依照他自己的理知和思想來選擇他的信仰。大家都應該信從那些愚笨無知的教士所教訓的一切：譬如十字架符號應該這樣做，不該那樣做。二個人經過禮拜堂門前不按禮跪拜就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沙皇說：『只有一個人是對的。』沙皇不僅是肉體的主人，同時還是靈魂的主宰。俄國禮拜堂把亞歷山大當作耶穌來奉祀，那個地方就是良心的監牢。」

呵，愛友，我的親愛的小皇后，你該想像得到我是多麼害怕！他說的真可怕！波利司大概是一個哲學家，一個自由思想家，一個虛無主義者罷？我真有點失悔不該拒絕了R聯隊長。我不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說什麼。好幾次我偷眼去望跳舞廳，正看見華南丁娜的裙子在轉。這位小姐並不醜，只是太瘦！她現在得意了，因為我不在那

裏。呵，我真妬忌她，我真想進去和她比一比……然而我還留在這裏。波利司的聲音抖着，是這般熱烈，這般驕傲！他的眼睛雖然也有些可怕，卻永遠是這麼溫柔……他還繼續說話，就像對着一大羣人演說一般。

第四封信

我的小鴿兒，我的小皇后。

愛友，他的聲音真響！我有點害怕跳舞廳裏面的人聽見。我戰戰兢兢地做手勢，叫他把聲音放輕一點，要他不要這樣地激怒。然而也沒有用。呵，愛友，我真正有些替他耽心……

他現在說德國人的壞話了。德國人這和我沒有關係。愛友，你知道，我不喜歡德國人。他們穿衣服穿得太難看了，而且他們有一雙多麼大的腳。最討厭的是那機械般的訓練：一舉一動，說話走路，都像是從同一付模子裏鑄出來的。

「俄羅斯有一條大蛇。牠纏在我們身上，吸我們的血，壓我們，吞我們。這不是別個，就是外國人，德國人。」

「他們是漸漸來的，一小羣一小羣的來，使人不注意。他們沿着牆偷偷走，利用半開着的門戶走進來。我們還不知道他們進來，他們就已經布置好了。他們決不願引人注意。譬如悄悄在噴泉旁邊喝點水，在麵包店裏買一塊麵包這樣過着日子。起初一個來，接着第二個便來，以後就接二連三地來了。有些人起了疑心，纔這樣問道：『這些外國人來幹什麼呢？』但是沒有人回答。」

「來幹什麼！不久就會有人明白了。這些外國人住下以後，便開始辛苦地經營着，勞動着。他們很能幹地管理着工廠，在鐵路上服務，他們又做工程師。他們會好幾種手藝，又懂得藝術。他們又知道種種新的聰明的方法，他們有很出色的辦事能力。他們做的事情很能使我們滿意。他們又能幹又聰明，背後又有很大的靠山。」

「他們又給我們帶進來一種新學說，新文學。他們幫助我們接收新的文化。他們幫忙我們設立學校，醫院。他們知道科學的價值，他們生活得比較合理，他們組織家庭，又過得很和平很幸福。這樣他們慢慢地取得了我們的信仰，取得了他們自己的地位。於是在我們社會裏面他們是一天一天地爬高了。」

「他們像臭虱那樣地蕃殖着到處他們都得到勝利！」

「他們終於做了我們的主人了。」

「商業在他們的手裏，土地被他們收買，政治受他們牽制，軍隊也歸他們操縱。」

「——呵，來罷，你這窮小子。你在學校裏畢了業，你父親辛辛苦苦地培植你讀書，花去了他最後一文錢，你想如今你可以為國家服務了。你很年青，你有滿腹的好心和希望。好，試試看，「你是德國人嗎？」你自然不是，你和德國人沒有一點關係，你又不曾說很流利的德國話，那麼你去罷。在俄羅斯外國人的權力是最高的。你的國

家所能給你的只是一條河讓你去淹死在裏面；一根樹讓你吊死在樹枝上；還有城裏的街沿，讓你餓死在那上面！

「俄羅斯是外國人的，不是俄國人自己的！亞歷山大也只是外國人的工具而已！」

呵，我的亞歷恩娜，這太過火了。說外國人的壞話，說德國人的壞話，也還罷了。我不會覺得有什麼不方便。老實說，我也不喜歡那些人。因此我常常奇怪爲什麼我的跳舞教師不是一個俄國人，卻是一個德國人呢？我覺得很滑稽。然而波利司不該罵到我們的沙皇，那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的上帝呢！我戰抖得像一片樹葉，我正想避開這個過於胆大的年青人，這時候跳舞廳裏又奏起希特老斯的瓦爾茲調子。我真想走。但是波利司卻對我說出更奇怪，更不尋常的事情來。我的驚訝使我不能不繼續聽他說下去。

第五封信

愛友：

你萬想不到，這位年青的先生放肆到什麼程度。他說來說去竟然說到女人身上來了。他當着我的面罵起俄國女人來。是的，各種各樣的女人，都給他說到了。我真正後悔不該拒絕和R聯隊長跳舞，我知道R聯隊長是不會說女人的壞話的。

「俄羅斯還生了一個毒瘡；這就是女人。」

「貴族的女人瑣碎而淫佚；中等人家的女人愚蠢而貪心；貧家的女人就活活是一口豬。」

「貴婦人毀掉她的丈夫，麻醉他，使他痿痹，她只管說：『笑呵！玩呵！』商人婦卻愚弄她丈夫，使他墮落，她只會說：『拿錢來，還要錢！』貧家婦女就使她丈夫變豬，她

只是說「來，喝酒！」

「靠了這些女人，我們這國家裏就裝滿了呆子，破產的商人和醉鬼。

「你星期六晚上到一個小城，或者到郊外，或者到一個村莊去看看。

「大街小街上都沒有有人。酒館多得很，燈火從玻璃窗裏射出來。每一次門一開，就會放出一股使人發嘔的臭氣，同時送出一陣醉漢的吵鬧和酒杯的撞擊聲。

「進去罷。這是值得細看的。

「許多衣服襤褸的漢子，擠在那裏面，有的躺在那裏，有的睡在桌子上，有的在桌子下面打滾，把舌頭長長地伸在酒杯裏亂動，作出種種響聲，就像狗在伸舌頭舐東西。那些戴着破帽的瘦弱的人是農夫；那些戴着鴨舌帽蓋到耳邊的是工人。他們拚命喝着燒酒，直喝到嘔吐為止！

「然而女人還喝得更厲害。

「從前只有老太婆到酒館去。如今年青女人也打扮得整整齊齊地去了。連女孩子也去的。她們喝得爛醉如泥，倒在那些醉漢的大腿中間滾着。」

「——拿燒酒來！」

「做丈夫或父親的農夫就說：『沒有錢了！』」

「——你把鞭子，帽子押在這裏罷。」

「他們又喝起酒來。」

「——拿燒酒來！」

「——沒有錢了！」

「——你的馬車還在門口；把牠買給酒館老板罷！」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光着頭，赤着腳，衣服撕破了，身上弄得很骯髒。他們一顫

一跛地走着，沿街吐了一地的髒東西，於是自己就倒下去，睡在那上面。」

「這個人已經給他老婆弄得變成了一口豬，他還能夠做什麼呢？」

「中等人家的女人大都不認識多少字，然而她們很會算賬。她們的手一抓到金錢就不會再放出來。廉恥，她們自然不會顧到！她們只管要錢，而且逼着丈夫要錢。偷也好，騙也好，害人也好，拿名譽來出賣也好，她們總逼着她們的丈夫去幹。得了錢，她們就積蓄起來，不肯給男人用，同時還逼着男人去找更多的錢。這是一類。還有一種女人卻整天夢想發財，打扮得和貴婦人一樣，出風頭，交朋友，看戲，遊玩，穿漂亮的衣服，戴貴重的珠寶，坐着最漂亮的馬車逛大街，這輛馬車的價錢可以在鄉下買一所房子；披着最貴重的皮大衣，這件大衣在哈可夫市場上總要賣兩萬盧布！」

「上等的貴婦人是溫柔的，秀美的，然而她又更危險的。她的微笑，她的優雅態度，她一身的香氣，都會使人陶醉。她的笑是迷人的，她一閃眼也會使人癡狂。她說一句話就像一串珍珠在天鵝絨上連着滾。她一動，一去，一來，伸伸四肢然後輕輕一

跳，就像一隻愛玩的小貓！

『倘使你是她的丈夫，你就會給她毀掉。不管你有一個金鑲，或者你是全俄國最有錢又最謹慎的人，你都會給他毀掉！我敢這樣說！』

『我還可以說，在我們國裏，一個大地主結婚以後，每年花的錢總要比他的收入多兩倍！爲什麼法官要出賣他的良心呢？因爲他的妻子要一付碧玉的首飾。爲什麼總督要沒收一個富商的財產呢？因爲他的妻子要改修家裏的馬房。』

『俄羅斯的光榮成了那般溫柔優雅的貴婦人談笑間的玩具了。』

呵，愛友，我的小鴿兒，我不能夠再忍下去了！他簡直不明白自己在說些什麼；他這樣沒有禮貌，我一定要回答他。我要告訴他：俄國女人是完全無可指摘的；她們打扮得比巴黎女人還漂亮；她們彈曉邦的曲調時就像天使，她們跳瓦爾茲舞時就像仙女……

但是他突然帶了一種溫柔的態度望着我，他的眼光是非常善良的，他用了一種極其愛憐的聲音對我說：『俄國女人還能夠挽救她們所毀掉的俄羅斯——只要你來給她們一個例子。』我給他窘住了，又像有些害羞。我低下眼睛，沒有說話，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輕輕拉起我的晚禮服的領邊，因為牠漸漸地落下肩頭來了。

亞麗恩娜姊姊，再會罷。

第六封信

我親愛的亞麗恩娜！花園裏露台上，夜漸漸地冷起來了，我很害怕着涼，可是波利司還繼續不斷地在講話，不讓我離開。我很耽心，明天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明天要到本城貴族婦女組織的慈善遊藝會去唱歌，是和R聯隊長合唱，他不僅是一個很出色的跳舞家，同時又是一個很出色的音樂家。而且就在我們後面，跳舞廳

裏，是多麼光亮，多麼溫暖！音樂奏得多麼引誘人，這瓦爾茲舞的調子，我想連石像聽見也會跳舞起來的！然而我卻依舊站在露台上，身子冷得打顫，聽着波利司的漂亮的胡話，我想我大概也被他迷住了罷。

你猜他現在說些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怪物：教士。這有兩種，一種是白教士，一種是黑教士。白教士卑鄙，而黑教士淫蕩。」

「白教士就是普通教士，他們都是教士家庭的子弟。在這種家庭裏父親做教士，兒子也做教士。因為在俄羅斯教職和某一些病症一樣，也是遺傳的。」

「這種人年幼時就被送到修道院去，在那裏面他們絕對得不到一點做人所需要的有用的知識。人家只教他們懂得一切迷信，使他們自己變蠢，後來又去騙別人。總之在這種愚蠢的教育裏個性是完全被抹殺了。從前在修道院裏邊修道生是要挨打的，現在管刑卻少用了。對修道生的待遇也溫和多了。他們有很多的自由；譬

如吃喝嫖都可以做，而且還是在白晝裏做，因為晚上他們睡得很早。

『修道生受完這種教育以後就該結婚了。這是主教的事情。他常常把舊教士寡婦配給新教士，同時再把那教區也給了新教士做陪奩。』

『這樣一來這個青年教士就成功了。他便安居下來，不論在城裏或鄉下他總有一所安適的房子。他便繼續做前任教士的生意。』

『說句實話，他的薪俸很少，有時候簡直等於沒有。』

『三千六百萬盧布左右，這就是白教士的開支的預算。在俄羅斯共有三萬六千個教區，照這樣算來每個教士的收入一定不小。然而這筆款子並不拿出來分發。教士會議把牠留着做特別用費。所謂特別用費，也把送給夏季來聖彼得堡演劇的巴黎女伶的津貼包括在內。』

『不管這些，教士也有他自己的辦法。他還可以收結婚費和受洗費。在復活節他的教區裏的教民會送他各種禮物和金錢。並且他還可以挨門挨戶去募化，說是

裝飾禮拜堂，說是裝修神像，託是到莫斯科去買祭品。自然他可以從這裏賺一筆錢。他借了神的名義向人們騙了錢來，現在又該他自己來偷神的錢了。但這還可以說是他的正項進款。不過對於他這樣的人這是不夠的，因為他在修道院裏就得了喝燒酒找女人的嗜好。

「——父呵，你給我弄一張德行的獎狀罷。」

「——然而，西蒙·彼得維奇，你簡直是個壞蛋。你有好幾次偷東西給人捉住判了罪，而且全城的人都知道你造過假鈔票。」

「——父呵，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纔需要一張德行的獎狀。」

「——呵，呵，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想去做官或者做生意，所以你需要好名譽。」

「——正是這樣！」

「——很好，很好。你現在信教了，不錯。那麼，一張獎狀也並不貴。只要十個盧布，

不再多要你一文錢。

「——五個罷。」

「——好，就算五個罷，但是你得送我妻子一件衣服。」

「有一天在基也夫一個教士在禮拜堂裏當着衆人給一隻狗行洗禮。許多人都表示驚訝。而那位教士卻很坦然地說：

「——這有什麼奇怪呢？人家照樣地付受洗費。」

「他們還有別的收入。」

「在我們這裏誰敢公開表示不信正教就會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危險。這是教士們賺錢的好機會。你只要送錢給他，那麼你雖不信正教，他也會裝着不見不來麻煩你了。」

「他不肯放鬆異教徒，他常常逼迫他們，威脅他們說：『買下我罷，不然我就會把你賣掉。』於是人家就把他買下了。」

「此外他還善於勒索垂死的病人的遺贈，或者他在聽病人懺悔時就直撻了當地把枕頭下面的銀錢偷去，倘使這些賺來的錢還不夠他滿意，他就會設法開酒館開賭場賺錢……」

亞麗恩娜，我突然戰抖起來了。我相信我看見了R聯隊長站在跳舞廳的玻璃門窗後面！他在偵探波利司的行動嗎？那麼他聽見了波利司的話……呵，不會的，我一定看錯了。這時候R聯隊長一定跳舞得很起勁，他一定很快活！

第七封信

我的小皇后：

廳子裏的跳舞多麼動人：一對一對的，R聯隊長的一對領頭，不會錯。他要求過我和他同舞，我卻把他拒絕了。你覺得可惜嗎？廳子裏面，人們一對對的走去又走來，手拉着手高高舉起，轉一個身，身子又分開了，然後聚攏來。這跳舞多麼美麗，然而波利司卻殘酷地繼續說下去了。

「全俄國共有七千個尼姑，九千個修士，分住在八百個修道院裏面。總共算起來數目當在一萬六千以上了。然而這似乎還不夠，每年都有增加。這種人的通稱就是「黑教士」。他們雖然卑賤，人家卻害怕他們；他們雖然被人看不起，大家卻服從他們。教會裏高等職位都是歸他們擔任的，男的就擔任修道院院長，僧正，大修士，天主教總主教，女的就做女修道院院長，女僧正和聖母。大廟宇的住持每年大約有七萬五千盧布的收入。小修道院的女院長也有一萬五千盧布。最近有一個聖母跟着一個法國理髮匠從莫斯科逃到了布拉格，她除了偷去禮拜堂的金盆外，還能夠帶

走一百萬盧布！

「這樣看來黑教士便是富足的，淫佚的，有勢力的，同時又是不名譽的。他有兩個目的：發財和得勢。他有三個方法：說謊，告密，討飯。」

「你看他們怎樣討飯！」

「有一次在阿德沙，有兩個女教士大清早跑去見一個很時髦的法國女伶。她們向她募化。她馬上給了她們一張十個盧布的鈔票。」

「——呵，這不夠，這太少了！」

「——怎麼！這還太少？」

「——不夠！前天威司科夫親王纔送了你五千盧布呢！」

「——呵！你們怎樣會知道？」

「——這位親王很信教，他向一個修士懺悔，這修士時常到我們院裏來，他告

訴了我們。你既然得了五千盧布，那麼還不肯分給我們一半，我們要這筆錢來裝修我們禮拜堂的圓頂。

「——決不！」

「那個女伶忍不住大聲發笑了。」

「——你非馬上給我們不可。不然你就得當心。親王是結過婚的人。我們可以把你和他的關係告訴他的王妃。那麼人家會把你隨便逐出國境的。」

「那個女伶害怕起來，便順從了她們。以後她們就請她到修道院去。她受着很好的款待，她們留她吃晚飯，在一個特別的房間裏她和威司科夫親王一起暢飲着香檳酒。」

「告發的方法更是卑賤了。」

「一個人生了病。家裏的人就請了一位修士來照料病人。這個修士一來就做

了全家的主人。他終日喝酒吃肉，抱着女僕親嘴，然後睡得像豬一樣。他夜裏時時醒來喚起病人，逼着病人懺悔。

「病人果然就向他懺悔起來，把一生的種種秘密，甚至關係着他個人的名譽和生命的全都實說了。他答應赦免了病人的罪，自然也要求一些條件。於是他又沈沈睡去了。」

「然而第二天他就偷偷跑到警察署去告發那病人，把他所知道的全說出來。於是病人給捉了去，有時甚至不經審判就被放逐到西伯利亞。至於這修士呢，他當然得着很大的報酬。」

「再看他們怎樣說謊。」

「一羣羣的男女修士挨家挨戶地去敲門。」

「——呵，小父親，這個符咒可以醫治一切的病痛。呵小母親，你晚上點了這蠟」

燭，你就可以夢見你的出征的兒子呵！小姑娘，你佩了這聖尼古拉骨在肚皮上，你受着你情人的愛撫時，就不會再害怕了。

「——符咒多少錢？」

「——五個戈貝。」

「——蠟燭多少錢？」

「——十個戈貝。」

「——聖尼古拉骨多少錢？」

「——一個盧布。」

「修士們的錢袋就這樣地裝滿了。然而倘使這還不夠，他們又有特別的方法。」

「有一天一個修士醒起來以後，忽然宣稱他夢見聖尼古拉告訴他說樹林裏某一株樹腳下埋着一個靈異的神像。衆人便去挖掘那個地方，果然挖出了一個神像，就擡到禮拜堂裏去。教士會議馬上開會正式公布這個奇蹟。於是各樣的人都到

禮拜堂來求祝福，病人，瞎子，聾子，癱子都來了，他們盼望着聖經上的奇蹟重現。金錢像流水一般進了修士們的袋裏。錢自然先付，修士們很精明地和香客講價錢。他們出賣奇蹟就像在菜場裏賣菜一般。在某一些修道院大門口就貼着奇蹟的價目單。

「靠了這種討，搶，偷，騙的手段，修道院的錢櫃很快地就裝滿了。修士們得以整天裏酒醉飯飽；而大修士行瞻禮的正教禮拜堂裏和尼姑修行的小房間裏，也得以有全身裝金而且佩帶珠寶的聖像。在那些小房間裏面，每夜每夜修士們抱着相好的尼姑放肆地親嘴！」

「呸！呸！你看你說些什麼話？」愛友，我禁不住這樣對他叫了。你知道，一個年青小姐可以去看法國戲，戲裏常常說粗話也不要緊；也可以讀左拉的小說，雖然書裏有許多地方會使女人紅臉，也不妨事。這是風尚。然而聽見關於修士和尼姑的這種

話就不行了！『呀！吓！吓！』我禁不住又叫了一次。我的臉便發紅起來，愛友，你知道，我的臉一紅，我就顯得更美麗了。

第八封信

呵，我的小貓兒：

他還不肯閉嘴。教士之後又輪到軍隊了。呵，我的小鴿兒，你看，他居然敢罵我們的年青漂亮的聯隊長與和藹可親的將軍。他們的制服配着貴婦人的綢緞的晚裝，在輝煌的燈燭下看來，是多麼美麗！一個金肩章挨着一個裸露的潔白的肩頭，這是多麼漂亮！可是波利司這怪物，他一點也不管！你聽他說些什麼！

『閃爍着紅、藍、綠、黃的顏色，輝耀着鋼、銅的光彩，織金線，繡銀絲，插羽毛，佩勳章，俄國的軍隊是世界上最雄偉的。在檢閱的日子，那位給禁衛軍保衛着的沙皇望着

這一隊一隊的兵卒，他的眼睛恐怕也受不住這種燦爛奪目的景象罷。紅色的十字章，聖亞歷山大奈夫斯基的六角星章，聖安娜的硃紅色綬帶，（佩戴的地位依等級而定，有的佩在頸邊，有的佩在鈕上，有的佩在指揮刀柄上，）白地金龍的聖佐治十字章，聖斯坦尼拉的八角金星章，紅地二銀鷹的十字章，（這是從你們波蘭兵士身上搶來的！）

『這個軍隊看起來多麼威武，無怪乎那些熱心的人要歡呼了！』

『——我們的炮隊是無敵的，牠一旦響起來，就會是個轟天雷，沙皇便是發雷的神！我們的步兵是活的銅牆鐵壁，萬國的精兵也攻牠不破；我們的哥薩克馬隊在世界上算是第一，只要沙皇一發號令，那無數追風吐火的駿馬就會踏遍世界總之俄羅斯的軍隊是無比的，無數的，而且是所向無敵的！』

『然而你仔細看看。這不過是一羣被盜賊剝削受傻瓜指揮的可憐的畜牲罷了。』

「長官是傻瓜，是愚夫。他們在什麼地方讀過書呢？自然在陸軍學校。你想他們在那裏面幹些什麼？他們都是貴族的子弟，生下來就有做長官的資格。他一進學校做官的把握更穩定了。試驗？那不過是手續。成績好的人十五歲就可以做下級軍官。升遷自然是很快的。誰高興老是做什麼中尉，什麼大佐呢？二十歲他便可以做副聯隊長，二十五歲便做聯隊長。還有些將軍因為年紀太青，不得不裝假鬚表示威武。至於下級官佐呢，當然由那些出身比較微賤的青年來充數。不過這算是一個苦差事，有時候也許找不到夠多的人來幹，那麼便只得去招些丹麥，普魯士，奧地利等國的退伍軍人來補充，還有曾在多腦河一帶做過盜匪的流氓。高級軍官非常空閒，倘若不打牌不找女人，夜間就完全沒有事做！

「你想沙皇會用這種軍隊來征服世界嗎？」

「還有新的花樣呢！」

「那些傻瓜愚夫之流也知道怎樣賺錢。在俄國軍費並不是一個小數目。這自然是從農民的血汗裏來的。然而這筆款剛剛籌到，就漸漸減少，終於全數不見了。那麼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從部裏的官吏起，將軍，師團長，以至於聯隊長等等，他們知道處置這款項的方法。據說發餉的日子每個兵士得兩個戈貝，其實這也靠不住。說挨一頓軍棍倒可靠一點。錢既然全不見了，那麼他們就該受凍挨餓，一個個面帶病容！

「這無數的兵士沒有讀過書，又不認識字，被調到很遠的地方去駐紮，給種種新的景象迷了頭腦，困苦、饑寒、懲役、軍棍時時折磨着他們，你想結果他們會變成什麼呢？你說祖國，他們不知道祖國是什麼東西。他們只知道在很遠很高的地方，活着一個很可怕很有勢力的人，那就是沙皇！他們還相信罰他們挨軍棍的也是那個萬能的沙皇。在戰爭的時候，他們卻以為是去屠場，倘使沒有長官在後面監督着，他們

就會向後轉開跑步走！

「但是這些烏合之衆有時候也是不可輕視的呢！那就是壓服國內的革命和波蘭人的暴動的時候。譬如他們那次屠殺波蘭人就是多麼勇敢……」

愛友，他後面的話還說得更兇，更粗呢！可是我已經無心去注意那些話了。我聽見他說起波蘭人的事，我的眼淚就忍不住淌了下來。我想到你和你的平靜，可愛的地方……你們那裏的和善的人民……

呵，亞麗恩娜！這次我看清楚了，R聯隊長的確躲在玻璃門窗後面偷聽波利司說話。我不覺着急地叫起來：『閉嘴！閉嘴！』我很害怕，身子抖得很厲害，因此波利司便緊緊偎着我。我再回頭去看，天幸R聯隊長已經走開了。可是我依舊很害怕，我不敢離開波利司。愛友，你知道，我自來就是這麼膽小！

第九封信

我的親愛的亞麗恩娜：

你萬想不到，波利司好像完全不覺得我和他挨得這麼近。老實說我緊貼着他的身子，我有點害羞，又有點害怕。我臉上現了一層蒼白色，使我顯得更好看了，我這樣相信。好友，你想像看一個小姐居然和一個不大熟的年青人挨得這麼近，顯得這麼親暱。然而請你放心，說起來也有點叫人生氣，他一眼也不看我，他甚至把我略略推開一點。他又開始說話，把一隻手按着我的肩頭，就像按着露台上的大理石欄杆。

「在優雅而善於剝削的貴族，溺職的法官貪污的官僚政治，偽善而求乞的教士，以及饑餓的軍隊等等的下面，憔悴呻吟着那無數的俄羅斯農民。」

「七千萬男男女女！這是多麼可驚的一個大數目。」

『你且走進一個所謂村莊去看看罷。那些是房屋嗎？不，那裏只有污穢的茅舍，連牲畜都不願進去住到處都有一種令人發嘔的臭味。』

『住在那裏面的人吃些什麼呢？白菜，玉蜀黍粉，這還是很好的食品。至於牛奶，牛油，雞蛋，那是他們夢想不到的。他們更不知道一個肉字。有時候有一點錢就去酒館或者教士那裏買燒酒去，燒酒還可以壓住他們的饑餓。』

『我們再走進房裏去看。』

『床，沒有。箱子，沒有。只有一片污穢潮溼的土地。那麼他們睡在什麼地方？夏天睡在土堆上，冬天睡在爐灶上。妻子女兒都蓬頭垢面，披着羊皮的寬衣，穿着沉重的長靴。一身都是羊騷臭。男子和女人差不多，不過更髒一點。晚上父母子女擠在一堆睡，大家抱着，纏着，就像幾根肥蛇盤在一起！』

『然而在屋角裏卻有一個小小的神龕，用幾根鐵絲攔住，那裏點着一盞小燈，

裏面供了一尊聖母像，手腕上帶着玻璃手鐲，耳上垂着金耳環。

「肉體是這樣，精神呢？」

「你想他們還有精神生活嗎？他們還能夠思想嗎？他們不認識字，而且也沒有讀書的時間和心情。他們笑起來就像驢叫，叫起來就像狗吠。他們懂得和女人講戀愛嗎？他們只知道和妻子睡覺。他們愛兒女嗎？他們只會用空虛的眼光看他們。他們只有一個要求：平靜地休息一天；他們只有一個願望：喝一杯燒酒，把目前的環境暫時忘掉；他們只有一個快樂：到禮拜堂去禱告死後可以進天堂！」

「呵，好友，我的漂亮的皇后，我忍不住要來插嘴了！他說的不是真話。我便反駁道：『農奴已經給解放了。人家還把土地給了他們，又爲他們設了學校。他們現在決不會是像你所形容的這樣悲慘！』」

他聽了這話就發出一聲苦笑，然後嘲笑地叫起來：『解放土地學校呵！你聽我說罷！』

第十封信

我的美麗的小鴿兒。

他繼續苦笑着；他的戰抖的手抓着我的肩頭，猛烈地搖撼着。他抓得那麼緊，我彷彿覺得他的指甲刺進了我的肉裏。他的身子微微顫動着，頭埋下來看我的臉，他的眼光是那樣銳利，好像刺進了我的心裏。我很感動，又有些畏怯，我好像一隻小白鴿被抓在老鷹的爪裏。——但這是一隻多麼漂亮的老鷹呵！

『解放！不錯，人家果真把農奴解放了。七千萬活奴隸如今全得了自由！這是多麼快意的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因此會被人稱作一個偉大的仁愛的英雄。』

「我給你說一個故事罷。一個人有一隻狗。他用牠來守屋，用牠來拉小車，他用牠來做種種事情。他不高興的時候還要打牠。然而他卻不得不給牠骨頭啃。」

「有一天那個人把狗叫來對牠說：

「——你去罷，你現在自由了。」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狗這樣問道。」

「——你現在是自由了！」

「——我以後幹什麼呢？」

「——你現在是自由了！」

「——我吃什麼呢？」

「——你現在自由了。」

「——但是我又餓又渴！」

「——我告訴你你現在自由了。」

「這隻狗只得離開牠的主人，牠瘦得只剩着骨頭，一顛一跛地到處徘徊着，餓得要咬自己的舌頭。然而人家卻說牠是自由了。」

「以後呢，倘使這隻狗不是紅着眼睛，張着大嘴，口裏噴出白沫，到處奔跑去咬人，那麼牠就會躺在小巷裏，漸漸脫了毛，讓蒼蠅釘着，慢慢地死去。」

「呵，不錯。人家的確把土地分了給農民，現在這分地的辦法還在實行。自然這是有代價的。這且不管，我們看他拿這分得的土地來做什麼呢？自然你會說，用來耕種。然而他沒有農具，沒有肥料，沒有種子。這些他也可以向猶太人那裏買來，不過卻得拿下次的收穫來償還。他又得納租金給地主。這樣一來，他每年辛苦一場，自己依舊免不掉要挨餓。」

「這便是解放後的農民的生活。」

「人家又會說：

『還有公社呢！這種公社叫做「米爾」。一個鄉村成了一個合作的組織，每個農家，依照人口的數目分得土地。這不是很公道的嗎？此外還有農民自己的集會，選舉村長出來管理他們的事情。沙皇和他們隔得太遠，而中央政府也很少來干涉公社的事情。』

『不錯，這番話說得很漂亮。「米爾」的確是美麗的未來社會的一點萌芽！然而實際上「米爾」卻被弄成了監牢一般的東西了。』

『公社向政府領取一批土地時，要付一筆大款。牠沒有這筆錢，因此只得向什麼押款銀行去借貸。利息自然很大。而且押款銀行只能夠付一部分現款，就是全數的五分之四。然而全部土地就算抵押給牠了。這還不夠，舊地主還應該得到一筆賠償費，這是法令上規定的。公社只得又向另一個銀行去借款。每年又要付出一筆新的利息。這事情辦好後就要買農具了。工廠會供給種種的農具，但是錢從什麼地方

來呢？那般放重利的人發財的機會來了。以後還有租稅呢！耕種的時候到了，農民辛辛苦苦地在田裏工作。等到收成時，一筆一筆的債項，利息，租稅就把他們血汗所換來的東西全部拿走了。

「至於那些農民自己選出來的村長呢，他們用種種方法騙到農民的信仰做了村長以後，他們就開始來掠奪農民。他們放款來重利盤剝，他們賣布，賣食物，賣酒，只花很少的本錢，就可以獲大利。農民一天一天地瘦起來，他們卻一天一天地肥了。你看，在教堂的天藍色的圓頂和金色的尖塔的旁邊，新蓋了一些粉紅色磚屋給一堆綠樹遮掩着。這便是村長的住宅。他們吃得好，穿得好，過活得很舒服。然而在小村莊裏，在那些散亂的破屋內，農民就憔悴地過着沒有希望的日子。從前他們是一個地主的奴隸，現在他們卻負了一身的債，永遠不能夠翻身了！他們耕種完全是爲了別人，他們的麥子也不會變成他們自己的麵包！」

我的亞麗恩娜，你願意我告訴你嗎？我現在有點不安了。這些農人真可憐！我從來不會聽見人說起這些事情。我的周圍居然有這麼多的不幸。我帶着鑽石耳環，手指上戴着一隻紅寶石戒指。我的小皇后，你還記得這隻戒指嗎？我從巴黎買來的。這是一個最有名最精良的珠寶商的珍品。寶石的周圍有金邊輕輕的托住牠，就好像一隻鳥的腳掌上面滴了一滴鮮紅的血。

第十一封信

我的鴿兒：

我望着我的紅寶石戒指，我一面想着他告訴我的這些話。那一滴血漸漸地變大起來，我的眼睛花了。我覺得眼淚流出來了。然而波利司好像不會看見一般，他依舊說他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陰暗的俄羅斯了。」

「在上面一個人統治着，他站得高高的，離得遠遠的。這亞歷山大二世究竟在幹些什麼事情呢？他難道會有一點自由的俄羅斯的幻景嗎？從前他也許有過，如今卻完全沒有了。」

「對於哭泣的人，對於哀訴的人，對於要求伸冤的人，他都冷淡地回答道『不』。他依舊袖手旁觀着。」

「然而他現在卻不安起來了。他覺得在下面情形有些不對了。大概有人發出了不滿的聲音，嚷着要做出什麼舉動了。」

「這不安就變成了害怕。他便躲藏起來，把自己關在房裏，懷疑一切的人。吃飯時他怕人下毒藥，喝酒時也很當心。關着房門還要從鎖孔裏偷看外邊有沒有人窺探他。旅行時他讓御車空着，自己卻躲在後面車廂裏怕有人來行刺。」

「這種懼怕快使他發狂了。」

「說一句話，處死！帶着一份查禁的刊物，處死！寫一張標語，處死！到後來笑一聲也處死！哭一聲也處死！如果他不高興殺人，那麼就用徒刑和流放。爲什麼呢？常常是沒有理由的。據說這些犯人裏面有幾個正在磨刀裝鎗。這好像一個農夫爲了一株惡草就割平了全塊田地……」

呵，好友，我失聲叫起來了！不過聲音並不大，你知道一位小姐是不應該大聲叫喊的。他還說了許多話。許多可怕的話，我不告訴你了。我這時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革命黨，就是大家所謂的虛無主義者。小皇后，你想這時候我多麼害怕！但是他又說得多麼美麗！他還說了許多話，他最後說：

「……我是多麼羨慕後代的人呵！我們完成了這個艱苦的工作以後，他們就該來做溫和的工作了。將來的社會是和平的，親愛的，但是我們卻不能夠看見。我們沒有這權利。我們只應該在慘痛的境遇裏繼續做我們的艱苦的工作。我們是爲着

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後代謀幸福的……』

是的，姊姊，他說得真美麗。他還說那時候不僅我們得到了自由和幸福，便是你們也一樣地會得着自由和幸福的。你們的那些英勇的殉道者的理想也終於會實現的。將來不會再有那樣的流血的慘劇了。

但是這時候我的保姆，你知道，就是那位唐·吉珂忒夫人倉皇地跑來了。

我想她一定來找我，叫我回去。她會責備我不該一個人和一個年青男子在花園裏露臺上立了這麼長久的時間。

然而我錯了。她卻向着波利司走去，對他說

『兄弟，快逃走。人家來捉你了。』

『太晚了，你看。』

波利司剛把話說完，就看見四個憲兵由一個軍官領着，走出跳舞廳向我們這

邊跑過來，很快地就把波利司捉住了。許多人從跳舞廳裏面跑出來看。

波利司很安靜，臉上還帶着笑容。他暗地對我做了個記號，就從容地由憲兵押着走過人叢中出去了。

我癡呆地站在露臺上面。忽然聽見了一個人的聲音：

『利娜·伊凡洛夫娜。現在跳最後一個瓦爾茲了。你肯賜給我這榮幸嗎？』

我掉轉身子，便看見R聯隊長站在我身邊。就是他，他把憲兵帶進來的！我先前看見他在偷看我們，這一定沒有錯！

我走到他面前，微笑着，輕蔑地看他一眼，不理他，就轉身進去了。

第十二封信

我的美麗的小皇后：

那時候我真想吐一口痰在他臉上，打他一兩記耳光呢！但是，我又怕這樣會失

掉我的身份，引起人家的非議。你記着我是一位小姐，又還是在別人家裏做客呢。

唐·吉珂忒夫人默默地陪了我回家。在馬車裏她沒有說一句話。我自己的頭腦也昏亂了，我記不起我是怎樣回家的，也記不起在車裏說了些什麼話。

進了我自己的房間，我坐下來休息片刻。我無意間看見床頭懸掛着的你的照片，愛友，你真漂亮，你那又溫柔又驕傲的態度在波蘭姑娘的帽子下面，顯得更美麗了。我看見你這照片，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和你談話，我的心漸漸地安靜了。

可是這時候憤怒和焦慮又在我的心裏升了起來。波利司，他有着一對這麼美麗的眼睛，他帶着這麼熱烈的聲音說話。他們爲什麼要捉他呢？他不過在一個跳舞會裏在露台上和一個年青姑娘談了一些話。難到現在連私人談話的自由也不存在麼？還不說那表白思想，表示意見的權利。這樣看來波利司果真說得不錯。俄羅斯的確是悲慘的，可怖的，醜惡的，而亞歷山大二世又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暴君了！

我焦急地在房裏踱來踱去，我的保姆默默地在旁邊望着。這時候在我的眼裏

看來，她不再是很可笑的了。

她突然對我說：

「利娜·伊凡洛夫娜，很好，我知道你這時候心裏在想些什麼。然而你不必爲波利司耽心。他是一個殉道者，決不會抱怨他的命運。」

「呵！人家會怎樣對付他呢？」

「他們會把他送到西伯利亞去，不必經過什麼審判：這還是優待。否則他們就會把他關在堡壘裏面，用一陣亂棒打死他。」

「呵！這些魔鬼！我們還有什麼方法救他出來嗎？」

「沒有。我們只有讓他去犧牲，而且也預備着將來犧牲自己。」

她聳了聳肩頭，這樣冷酷地回答我。

「讓他去犧牲！」我絕望地反覆念着，我的心又是非常煩躁不安了。我又想哭，

我又想笑

愛友，我簡直形容不出來我這時的心情。呵，你還記得嗎？有一次在你叔父的家裏，你的叔父喝了酒以後俯在桌上睡熟了，我和你兩個就偷偷地端了酒杯來喝，我們整整喝了三杯濃的葡萄酒——我想大概是西班牙酒罷。我的頭開始旋轉起來，就像很起勁地舞過了一次瓦爾茲；你呢，小鴿兒，你不要否認罷：你想站起身子，你的腳卻軟了，你就跌倒在地上。愛友，你不要爲這事情害羞，如今想起來還是多麼有趣呵。我們發瘋似地笑着，笑得流出眼淚來。我們醉了。現在這情形也有點相像，可是我喝的是一杯苦酒。我只想着波利司的美麗的話語，我只想着我那可憐的波利司。我也許再也沒有機會和他相見了。

過些時候我又開始責備自己了：我爲什麼要管這些事情呢？我是一個年青的小姐，那些虛無主義，那些革命又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該注意那些流行的雜誌，那些法國小說，還有我在巴黎訂購的新裝。我的新裝一定很漂亮，牠還沒有到，愛友，

你知道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我想了許久，我終於決定了。我不再去想波利司的事情，我把一切憂鬱的思想都忘記了，我恢復了常態。我便騎了我的英國名馬，或者坐了我的法國馬車，出去遊玩。我又參加各種跳舞會，赴各處宴會。這四五天內我非常快活，我從沒有這樣地快活過。我常常偏着頭，半閉着眼睛，用我的清脆的聲音說話，這幾天我特別愛說話，就像一隻多嘴的小鸚哥。

然而我的保姆有一晚上跑來告訴我：

『波利司受着拷打了！』

拷打他爲什麼呢？他究竟犯了什麼大罪？天呀！這多麼可怕！

『利娜·伊凡洛夫娜，聽我說下去。他們把波利司帶到了堡壘裏面。你這孩子，你知道堡壘是什麼嗎？那就是最可怕的監牢。高高的垣牆，陰暗的房屋，一重一重的

門接連開着，放過一個囚犯進來後，便一一接連地關閉了，每道門都發出那可怖的單調的聲音，就像在叫：「你決不能夠活着走出去了！」這個囚犯就沿着長廊走着，在那些長廊上永遠響着禁卒的呆板的腳步聲。

「他們把波利司關在一個窄小的監房裏面。這監房是十分陰暗的。桌子和凳子都釘在牆壁上。只有一方鐵格子窗放了一點空氣進來，但這鐵格子窗又是開得那麼高，人伸手也摸不到。」

「他們把他推進這個監房裏就走了。沒有一個人來看他，讓他冷靜靜地過了晚。第二天上午一個官僚模樣的人來了。這是第三科的首領。你要知道第三科就是密探部。他一進來就對波利司說：

「——你是虛無主義者。」

「波利司不回答。」

「——你圖謀反對政府。」

「波利司連牙齒也不鬆開。」

「——你有同謀的人。」

「波利司依舊不作聲。」

「——把他們的姓名說出來！」

「於是波利司微笑了。」

這些話使我很驚奇，我不能夠相信！我便問她道：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呢？堡壘裏面的事情你怎麼能夠知道？有什麼人來告訴你？」

「我們的朋友到處都有。連第三科裏面也有我們的朋友！」

「那麼以後的事情怎樣？」

「你等着，我慢慢地告訴你罷。」

「這個人看見波利司不肯開口，知道再問也沒有用，便走了。過一天他又來這樣問一遍，依舊得不着回答。再過一天他便帶了兩個禁卒拿着皮鞭進來。他的威嚇手段也沒有用，波利司始終不肯開口。他於是做個手勢，那兩個人就捉住波利司，他着實打了一頓。打完了，波利司不會哭叫過一聲。他永遠沈默着，帶着輕蔑的微笑，安靜地看着那個劊子手。」

我聽到這裏禁不住悲痛地叫了起來：

「波利司，我的勇敢的波利司……」

我的心痛楚着，熱淚濕了我的兩眼。

唐·吉珂忒夫人鎮靜地打岔我道：

「利娜·伊凡洛夫娜，你聽我說下去。」

「那個人看見這樣，便又想出別的方法，他對波利司說道：

「——你不肯說嗎？好，那麼我要你給我寫出來。這桌上有筆，有紙，有墨水。你寫好就把紙條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擔保再沒有人進來攪擾你。然而你要記着，要是你不把同謀人的名單寫好，我們便不給你送飲食進來；你會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你更要倔強，我們就會讓你活活地餓死！」

「那個人走了，留下波利司一個人躺在床上。他又痛又餓，但他依舊躺着不動。他困難地挨過了幾個鐘頭。他極力忍耐着。過了一天，又過了一晚。他依舊躺着，像一個垂死的人。這樣又過了一天。」

「禁卒們在門前走廊上不停地踱着，等候他把名單遞出來。然而兩三天都沒有消息。忽然他們聞到了什麼東西燒焦的臭味。起初他們並不注意，後來卻看見一股黑烟從門縫裏冒出來。他們連忙跑進監房裏去看。原來床上燃燒起來了。波利司就躺在那上面！他的頭髮已經着了火……」

「呀！他一定死了！」

我叫着，就失聲哭起來。

「你不要傷心。他還沒有死呢！他們馬上滅了火，把他拖了出來，我想，他大概不會死。」

「那麼這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又是誰放的火呢？」

「當然是波利司自己。」

「呵！他怎樣放火呢？」

「我還不知道。」

「他爲什麼要自殺？」

「他害怕他以後餓得忍受不住時，會做出他自己不願做的事情。他寧肯馬上死去，免得會出賣他的朋友！」

第十三封信

亞麗恩娜姊姊：

呵，我哭了，我傷心地哭了。可憐我那波利司。我彷彿看見了那皮鞭，然後又是燃燒的床。火舐着波利司的血污的身體。人說他還活着，他不會死，真的嗎？他已經受了那麼大的痛苦！不知道他還要受什麼罪？愛友，這時候我彷彿覺得他的傷痕就在我的心上發痛了，而且我的衣衫也給火燒起來了。爲什麼呢？我真愛他麼？我愛這個漂亮的殉道者麼？

好友，你看這是多麼奇怪的思想呵！你一定會笑我的。我爲什麼要愛他呢？他連一句恭維的話也不會對我說過，他也不曾請過我伴他跳舞。他完全不是一個風流瀟灑的人。沒有一個女子會愛他。何況是我？我哭，我是在憐憫他。這決不是愛情，決不！我的保姆離開了我，出去探聽消息。我一個人，在房裏寂寞地坐着，把肘靠在桌

上，牙齒咬着我那花紗手巾。忽然我的房門上起了輕輕的叩聲。

好友，你知道我不會說『進來！』的話。這時候我真怕人來攪我。然而門卻大開了，那個常常來聽我懺悔的教士就走了進來。

看見進來的是教士，我倒有些高興。我如今心裏亂得很，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我需要着一點安慰，一點鼓勵。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很容易去向宗教求救。而且我這個教士據說又是一個好人。他除了節日外並不多喝酒。他有點學問，又善於辭令，很能得人歡心。

他看見我很憂愁，就溫和地安慰我，對我說，聖母和聖徒們可以幫助我，我應該很誠懇地去求他們的幫助。他又從袋裏摸出一個聖尼古拉的神像，要我去吻牠，他勸我當着神像訴說我的心事。

這一番好話把我的心說動了。我便誠心地向他馬上聽我懺悔。他一口答應下來。他拿了聖尼古拉像在手裏，我跪在地上，眼睛虔誠地望着神像，把我的煩惱完

全傾吐了出來；我怎樣認識波利司；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那晚上在露台上對我說了什麼話，以及他的被捕和受刑，我全都帶哭地說了。

呵！宗教真是人的最大安慰呵！我這時候心裏安靜了。我那慈祥的教士對我說：聖母已經寬恕了我，聖尼古拉也寬恕了我。他又答應替波利司禱告。我送了他一張二十盧布的鈔票，要他布施給他教區內的窮人。他臨走時還給我祝福，又把那聖尼古拉像留給我，又要了五十個盧布，並不貴。我望着聖尼古拉像，我想波利司的事情一定不要緊了。聖母和聖徒們一定會保佑他，只爲了我的這一點虔誠。

第二天晚上我正對着聖尼古拉像禱告，我的保姆瓦爾華娜突然氣咻咻地跑進我的房裏來，她一把抓住我的肩頭搖撼說：

『你這傻姑娘！你把他告發了！』

『他波利司出了什麼事情我會告發他？』

『一切都弄好了，只等着波利司出獄。如今一切都完結了。他們找不着證據來控告波利司；R聯隊長也說他大概聽錯了話。而波利司的自尊和勇敢的態度把那些人都感動了。他們正打算放他出來醫傷。然而昨晚上一個教士跑了去告密，就是你信任的那個教士。他把你對他說的話全都對第三科的首領說了。這樣一來，一切都改變了。不管波利司的傷有沒有醫治好，他在兩天以內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呵，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消息！

第十四封信

我的好亞麗恩娜：

你一定猜得出來那晚上我心裏多麼難過。我，是我把波利司斷送了！他本來就

會被釋放的。我害了他，我這個愚蠢的女孩子。那個教士騙了我！我真恨他。愛友，你知道我的身體很嬌弱，要是人和我握手，稍微捏緊一點，我就會叫出聲來，好像一隻小鳥給人捉住了似的。但是倘使那個教士這時候還站在我的面前，我一定要打他的耳光。我恨不得把聖尼古拉像摔在地上用腳踏個粉碎。可是我有些不敢。這時候我還不是一個革命黨呢！

然而我已經定下決心了：我既然害了波利司，我就該捨身去救他，我要去見總督給他講情。我就說教士的話全不可靠；波利司在露台上所說的完全是另一些事情。他望着月亮給我背誦孟托夫的詩句；我還可以說他愛上了我，他對我說情話，他向我求婚！我先預備好許多話來說，而且樣子做得十分誠懇，十分堅定，同時極力求總督幫忙，務必使總督相信我的話，相信波利司是個無辜的人。我認得總督他會幫助我。

我一早起來，稍微打扮一下，穿得齊齊整整的，我照了鏡子，看好友，你知道，我只稍微裝飾，就顯得很漂亮了。

我坐了一部馬車到總督府。人把我引進一間大的接待室，那裏還沒有別的人。一個小鬍子的副官坐在一張寫字檯後面，他擡頭盯了我幾眼，又埋下頭去做他的事情，並不理我。我只得自己走過去，對他說明我的來意。他威嚴地看我一眼，就短短地說道：

「不行。」

「總督出去了嗎？」

「沒有。」

「有人在他談話？」

「沒有。」

「那麼，我就可以見他了。」

「不行」

「爲什麼呢？」

「就因爲這不行！剛纔有一位大官送了我五個盧布，要我引他去見大人，我卻拒絕了。」

「那麼我就給你二十個盧布罷。」

「呵，這又不同了。好，小姐，請走罷。」

他客氣地微笑了，給我行了一個禮，讓我先走。他把我引進一間客廳，那裏面掛着一張沙皇戎裝騎馬的照片，鏡框上鑲着很精緻的金邊。

我等了一會兒，一個人進來了，那不是總督，大概是總督的祕書。他年紀不小了，卻打扮得像一個風流的年青人。他給我行了一個很漂亮的禮，讓我坐下，然後恭敬地問道：

「小姐，你有事情要見總督大人嗎？」

「我要見他本人。」

「可惜做不到。總督大人昨晚忙了一個整夜。我們的事情真多！那般革命黨，虛無黨，給我們添了好些麻煩！大人今早晨不能見客，因此很對不起你。」

我這時候突然想起了那個副官的事，我就對這位祕書低聲說：

「一百盧布，夠了嗎？」

這時候我就把鈔票遞了過去我的好友，我的小鴿兒，你看我是何等地聰明！他馬上就站起來，對我點點頭溫和地說：

「那麼小姐，請隨我來罷。讓我來給小姐引路。」

我真正想不到。他卻把我引進一間非常精緻的閨房裏來了。愛友，這閨房真是精緻得可愛，就和你的那間差不多。你的那間，我還記得很清楚，掛着粉紅色綢幔，還

有那白紗窗帷，在那房間裏我們常常在一起，我的頭靠在你的肩頭上，我們共讀着一本從你叔父的圖書室裏偷出來的法國小說。

我忽然聽見一個清脆的聲音低低說：

『就是她，不錯，真正是她！』

這聲音清脆得和鈴聲沒有兩樣，好友，這有點像你那可愛的聲音呢！

我掉過頭看。我認得來的是總督夫人，我在交際場中和她見過幾面。

她身材短小，皮膚很白嫩，只是略有點肥。一對眼睛像海一樣地藍。粉紅色的臉頰上有兩個可愛的酒窩。嘴唇像櫻桃那樣地紅豔；嘴微微張開就露出一排發光的珍珠似的牙齒。她穿了一件輕羅的衫子，豐滿的肉體在那下面露了出來，在那肥白的胸膛上兩顆紅點隱約地現着，左乳上面還有一顆黑痣。她走起路，就洒出一股一股的香氣。是一個這麼美麗，嬌豔，肉感的女人！她和我說了幾句應酬話過後便溫柔地說：

「利娜·伊凡洛夫娜，你要見我丈夫嗎？真是不湊巧。今天不行。你聽我說。我真優！我昨天把他拉去赴跳舞會，我逼着他跳舞。你知道他沒有這習慣，所以他今早晨非常疲倦。所以我不能讓你見他……」

她對我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微笑。我想她也許會同情我，會給我幫忙。我便拿起她的手向她解說，她的這雙手是多麼柔軟，多麼潔白。十根粉紅色指甲就像十片玫瑰花瓣！

她不聽我說話，卻端詳我的臉，指着我的耳環說道：

「呵，你這付耳環真漂亮！是從巴黎買來的嗎？你可不可以取下來給我看看？呀！真不壞！美極了！我親愛的，倘使你把這付耳環送給人家，人家一定情願給你幫忙的。」

亞麗恩娜姊姊，我真正替她害羞呢！我這時卻顧不得許多了。我連忙說：

「拿去罷，拿去罷！」

我到底看見那位統治一省的總督了。他是一個相貌溫和的老頭兒。看他的樣子，他大概是一個好心腸的人。我的勇氣來了。我馬上跑過去哀求他。對他說明我的來意。我把事前預備好的話都說盡了。他帶了微笑注意地聽着，時時點着頭，就像在對我說：『孩子，很好，我明白，你再說下去罷。』我說完了話，他就拿起我的手溫柔地撫摩着，他的臉上仍還帶着好意的微笑。

我的心因了希望而顫抖了。好友，你一定猜得出我的快樂。

他站起來溫和地喚我：『跟我來。』

我跟着他。我想他一定引我到辦公室裏去簽署一張釋放波利司的命令。我心裏非常高興。

然而他卻把我引進了一間小小的密室，是那樣精緻華麗的房間。牆壁上掛着一些奇怪的圖畫……

我突然叫了起來。

他抱着我的腰，狂熱地吻着我的嘴唇。

呵！愛友，我又是羞，又是恨，又是急。我努力掙脫了他的手，便急急地逃走了。

第十五封信

我至愛的亞麗恩娜：

我回到家裏，一進屋就鎖上門。我不願意看見一個人！我只望再沒有一個人來麻煩我。我很煩惱，我又羞，又恨，那個畜牲的熱氣彷彿還留在我的嘴唇上。呵，波利司告訴我的話全都證實了：教士是卑鄙的，女人是無恥的，官僚是腐敗的！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我母親又不能夠給我幫忙。好友，你知道我母親整天就弄着她那非洲的綠鸚哥和日本的小白兔。我在這裏又沒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好朋友，我又不曾私下存過多少錢，你知道像我這樣的一個姑娘是很會花錢的。問母親要一筆很大的款

子，拿什麼名義來要呢？況且我最近又在巴黎訂購了大批的化妝品和衣服。這樣看來我簡直不能夠替波利司做一點事情了。愛友，你想像看，我那純潔的，驕傲的波利司就要和那些強盜殺人犯一起給人送到西伯利亞去了，只爲了他說出了我們俄羅斯的真面目。

西伯利亞！親愛的姊姊，你知道這個地方嗎？你大概聽見過你們波蘭的英雄們在那裏的悲慘的故事罷。

無垠的荒野，稀落的城市，寥寥的人口，稀少的村莊：這就是那可怕的西伯利亞。人從一個小村鎮走到另一個村鎮，在那冰雪凍結的道路上，即使凍不死也會餓死的。環境是這麼寂寞。雪落下來，墊得厚厚的，許久都不化，白熊就常常在這些地方徘徊。上面永遠是那個灰色的天；下面是那寒冷的，寂寥的，封閉了的荒原。

呵，我知道在那些囚犯裏面有少數人會受着較好的待遇。他們可以在城裏或

村裏找到安身的地方；他們做工養活自己，又可以和家裏的人一起生活，然而這種人是比較罪輕一點，而且危險性較少的。波利司決不能夠得着這種待遇。他很倔強，他決不肯求人寬恕，他們更不會優待他。他們一定會送他到礦坑裏去。那裏的情形據說是十分可怕。殘酷的待遇，無休息的繁重的工作，不合衛生的生活情形，粗劣的飲食。夜晚冷得不能熟睡，白天又疲倦得不能工作，禁卒的鞭子隨時隨地在旁邊威脅着。在一千個犯人裏面沒有九百五十個人能夠活過十年的。波利司會給人折磨死！他會死呵！天呀！爲什麼他們要弄死他呢？他不過在花園裏露台上對我說了那些話。

晚上我的保姆來對我說：

「明天不等天亮，他們就動身了。」

夜晚是很寒冷的。上面罩着一個漆黑的天空，看不見一顆星。

我站在堡壘對面的廣場上。我雖穿着厚的大衣，身子卻因寒冷而顫抖了。我的保姆在旁邊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在我們周圍還有許多女人，差不多都把手蒙着臉在哭。這真是一幕撕裂人心的景象。我有點支持不下去了。

在對面就立着那陰森的堡壘，那麼大的可怕的黑影壓在我們的心上。我們悲痛地等待着。

那兩扇大門發出一陣巨大的響聲後就突然開了。我們馬上擁擠地走過去。這時候從堡壘裏面走出來一些哥薩克兵；他們佩着槍，持着長矛，矛上就掛着燈籠，有的還拿了皮鞭，揮舞着，在空中作響。

過後就出來一羣女人，三個一排地埋了頭走着，頸上帶着刑具，就像一羣給人帶出去耕田的牲畜。愛友，我看清楚她們了。人數有二十三十個，據我周圍的人說她們都是從瑞士楚利克回來的留學生，被牽連在兩三起革命案件裏，因此得了放流到西伯利亞去的刑罰。她們到現在依舊現着很勇敢的樣子，雖然身子非常衰弱，差不

多不能夠動步，但她們也沒有流過一滴眼淚，或者哭呼過一聲。一個瘦小的年青女郎好像支持不住了，她停了一下。於是旁邊一個哥薩克兵就舉起鞭子威嚇地罵起來。呵！這又是一幕多麼悲慘的景象！可是我站在旁邊，我並沒有一點怕懼。我，我剛從一間香噴噴的閨房裏出來，在那裏面正燃着精緻的小蠟燭，不斷地放射出香氣，溫暖和光亮來；而且我過一會兒就要回到那平靜舒適暖熱的房間去——我這時候竟然羨慕起那些女人了，因為她們是和波利司同去的，因為她們要和波利司同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上受苦。

女人過後就輪着男人出來了。他們不僅頸上帶着刑具，腿上也帶得有，而且雙手還給反剪地縛在背後。哥薩克兵把長矛上的燈籠略略放下來照他們的臉，以便好計算他們的數目。借着燈籠的一點紅光，我看見了他們的裝束，頭上戴一頂皮帽，身上穿一件灰色大衣，胸前釘着一塊記號碼的銅牌，脚下套一雙長靴。每個犯人肩

上都負了一床被褥，腰間掛了一隻錫杯和一把木匙。

我這時連忙擠上前去找尋波利司，但是哥薩克兵把我阻攔住了，他們拿皮鞭來恐嚇我。我只得回到人叢裏去。可是當我周圍的女人傷心地哀哭着的時候，我卻伸起頭眼睜睜地望着那些人形。

他們一個一個地走了，我卻看不見我的波利司。

一個希望在我心裏生長起來。也許波利司不到西伯利亞去了！他們一定把他留在堡壘裏面等着審訊。他的事情大概可以從寬發落。犯人的隊伍給兩排哥薩克兵押着已經走遠了，我沒有看見波利司的影子。我只看見那些女人揮舞着的白手帕，我只聽見她們悲聲叫着的丈夫、情人、弟兄或父親的名字。呵，我的好亞麗恩娜，我的愛姊。波利司還留在這裏！呵，只要他不去，就是要犧牲我的美麗，我的韻致，甚至我的生命，我也甘心。

但是突然間一輛馬車從堡壘裏開了出來。車上的燈光使我看見波利司的面

容。是的，波利司躺在那些患重病不能步行的犯人中間，我簡直不忍心細看他的面孔。我暈倒了。

第十六封信

我的小姊姊：

現在讓我來繼續寫下去罷。昨天我寫到我暈倒的時候，我幾乎又要暈倒了。現在想起來，那情景還像在我的眼前似的。

我的保姆對我說：

「你願意跟他去嗎？」

我堅決地回答道：

「直到我力盡為止。任是天涯海角，我也要跟他去。」

於是我們急急往前走了。

在我們周圍那些女人都帶着哭聲向前走。她們是犯人的妻子，情人，姊妹，女兒。不管空氣是怎樣寒冷，她們的四肢冷得發抖，牙齒凍得打戰，她們依舊鼓起勇氣，繼續跟了她們的親愛的人走着。犯人的隊伍默默地在進行，空氣嚴肅而悲哀，就像這是送葬的一行人。在這中間哥薩克兵的燈籠時時發出一點紅光，很像是魔鬼的眼睛。

『快點！快點！』

我不住地這樣催着保姆瓦爾華娜。還有幾步路，光景我就可以趕上波利司的車子了。

我伸出手向着那車子，我叫着波利司這個名字。然而一個哥薩克兵用他的燈籠來照我的臉。我的臉，我的眼睛就像給一股烈火燒着，我便停了步。另一個哥薩克兵抓住我的肩頭用力把我一推，我馬上跌倒在冰凍的地上。我全身的骨頭似乎都跌碎了。

瓦爾華娜把我扶起來。我的左額有一塊傷痕，大約是給石塊擦傷的，我的嘴唇也出了血。

瓦爾華娜只管在我耳邊說：

『勇敢些！我們到禮拜堂裏就會看見他，也許還可以和他說幾句話。』

她的意思顯然是拿這個來鼓勵我。她相信我們可以有機會接近他。爲了要見波利司，我居然忘掉了我的傷痕，一滴一滴的血正從傷口流下來，就像一顆一顆的淚珠，我不去管牠！我還忘記了疲倦和寒冷。

我們又開始往前面走了。

天邊漸漸亮起來；我們走出城，又走過了附郭一帶的房屋，一片田野就展現在我們的眼前，這田野是赤裸的，淒慘的，只有寥落的幾顆樹，但都是一些枯枝；一層霧罩在空中。

不久到了一個村鎮，那隊伍就在一所禮拜堂門前停住了。

一些鄉人站在茅屋的門前，還有些女人躲在男子的身後偷看。他們都早早起來了。他們的數目比哥薩克兵還多。呵，只要他們願意呵！他們一定可以趕散那般哥薩克人，把囚犯們釋放的！可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好像簡直沒有起過這類的思想。他們只是垂着手，站立不動，癡呆似地望着我們。他們沒有憤怒，沒有感動，甚至連好奇心也沒有。他們對這事情並不關心，彷彿已經看慣了。

哥薩克兵把囚犯們帶進禮拜堂去。我遠遠地看見兩個哥薩克兵挾着波利司走上石階，跨過門限進去了。呵！怎樣纔能夠使他知道我正在這裏，千方百計地求他一顧呵！

這禮拜堂是華美堂皇的。早晨的陽光透過玻璃窗射在祭壇上，把聖杯，大燭台，聖像都照映得更加光輝了。在潔白的檯布前面微微幌動着教士的繡上珍珠和銀

花的祭帳，在金色的陽光下燦爛地發光。

囚犯們坐下來，哥薩克兵依舊監視着他們。在哥薩克兵的後面就是囚犯的家屬，她們跪在離大門不遠的地方。大家不作聲，在一陣難堪的沈寂中那個年老的教士用一種溫柔的聲音講話了。

呵！我的亞麗恩娜！這是一個多麼悲痛的嘲笑呵！在這時候他還對犯人們說懺悔，說服從，說沙皇的仁慈。

衆人靜靜地聽着，沒有人擡起頭來。突然間在第一排裏一個人昂起頭高聲叫着：

『打倒沙皇！』

呵，這是波利司！是他的聲音。他發出了這一聲可怕的叫喊。我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了。我連忙擠上前去，不管那些哥薩克兵。呵，我那個永遠是這樣勇敢的波利司！我還沒有擠到囚犯隊裏，就看見那個教士舉起一隻大燭台用力地往波利司！

的頭上打去。

我哀叫一聲，我便暈倒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正躺在一家茅舍的灶上。我的保姆在那裏，她緊緊握着我的雙手。

我悲泣地問道：

「他死了是嗎？」

「我不知道。他們把他擡走了，頭上滴着鮮血，也許會死……」

我一翻身就站起來，跑到窗前去。陽光很明亮，那邊在小山上，那隊伍正蜿蜒地進行着，已經走得太遠，追不上了。他們就這樣地慢慢縮小，以至於完全消滅，不留一點痕跡。我知道他們是不會再回來了！

亞麗恩娜我的好姊姊：

於是我便回到家裏。我關在房裏整整過了三天，藉口說身子不舒服。我應該養好我的傷痕，不讓人看見。我應該掩飾我的眼淚，不讓人看見。我的傷快好了。我也不再哭泣了。我漸漸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我也開始去想那些嚴重的、憂鬱的事情。一個思想特別來纏繞着我：波利司以身殉的那個理想決不能夠是邪說謬論。他的目標是偉大的，他決不會錯。而且如今有好些事實證明出來他的話語是如何地真實了。

愛友，你想不到罷，我這時候居然願意把波利司的理想當作自己的理想。我居然願意去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這消息會使你大大地驚訝罷。

我的保姆，瓦爾華娜，就是那位唐·吉珂忒夫人她是波利司的同志，她這三天來就不斷地向我宣傳他們的理想，因為她看見我快走到他們的門前，就要舉手敲門了。

愛友，想不到我的保姆竟然是一個大演說家！她一連對我演說了三天。她先從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說起，說到赫爾岑，巴枯寧，奈其亞葉夫，再說到索洛維葉夫，加拉考左夫……還有許多古怪的姓名呢！好友，我想，這些姓名一定會使你打起呵欠來。我彷彿看見你的美麗的嘴張開，就像一朵盛開的玫瑰花一般。

瓦爾華娜給我說些什麼呢？她給我解釋他們的主張，他們那有名的土地與自由社的運動和綱領。她和波利司都是那個團體的社員呢！

她的話比波利司的話還多，她說了那麼多的事情，但是好友，我不能在這裏告訴你了。一半也是因為我怕會使你疲倦呀！

我的保姆的話把我的心更攪亂了。我這時候彷彿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不知道應該往哪邊走纔好。好友，要是你在我身邊，你一定會勸我忘掉那些憂鬱的事情，甚至把波利司也忘掉。你一定逼着我照常去拜客，陪我去大商店買東西，要我細心

地打扮自己，我們兩個一起去赴宴會和跳舞會，或者坐了我那漂亮的馬車在大街上遊玩。呵，我的亞麗恩娜，現在我完全無心做這種事情了。恐怕即使你在這裏，我也沒有興致了。我的心亂得很，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放牠。我在巴黎訂購的一件時髦的衣服到了，真漂亮！可是我卻不去正眼看牠一下。我把我的跳舞教師也辭掉了。有一天我看見母親拿了小塊的蛋糕餵兔子，我便對她說：『媽媽，你怎麼可以拿點心來餵兔子呢？你知道有許多人連麵包都吃不到！』好友，你看，我快要發狂了。波利司的面影時時折磨着我。這個美麗的殉道者，他如今在什麼地方？他死了呢，還是活着？他的病弱的身體，他的傷痕，他恐怕不會活着到西伯利亞了，他們會把他的屍首拋棄在路上的。我想到這些我把一雙眼睛都哭腫了。

忽然一個可怕的新聞傳到了我的耳裏。據說那一隊去西伯利亞的囚犯並不是到西伯利亞就住下。他們還要和那裏的一部分政治犯一起坐船到日本附近的薩加鄰島去。

這消息太可怕了。愛友西伯利亞的礦坑雖然是地獄一般的地方，但比起那薩加鄰島來還要好一點。那是熱病的傳染地，決沒有一個囚犯到了那裏能夠活着離開的。甚至強健的人在那地方也容易變成瘦弱的病夫，挨着那難堪的日子。波利司一到那裏，他的一切都從此完結了。他的美麗的青春，他的勇敢的思想，他的純潔的深透的眼睛，還有那聖火一般的眼光，這一切也都會消滅了。

我的頭發昏了。我彷彿也得了熱病似的，終日昏昏沉沉。

過了幾天，一個早晨瓦爾華娜倉皇地跑進我的房裏來說：

「他們死了。」

「誰？波利司嗎？」

「波利司，還有別的人。也許那一隊囚犯全都死了。」

「在薩加鄰島嗎？」

「他們的屍首纔到了那裏呢！他們剛到西伯利亞東部的邊界，人家就把他們趕到一隻破舊的小船裏面。船裏本來只有一兩百人的位子，如今卻裝了七百多人。這樣他們就開始航行了。到了第三天船上就有好些人病死了。屍首被拋擲在海裏面。瘟疫在船上傳染着，沒有人來做一點防疫的工作。屍首一批一批地給人拋擲到海裏去。等到一個水手高叫「陸地」的時候，船中就只剩下兩百七十幾個犯人。不錯，前面就是陸地，然而對於那兩百七十幾個犯人那就是墳墓。至於波利司呢，他一定早死在船上了。」

我不作聲。我心裏痛得很厲害。我想我的臉色一定慘白得可怕，連瓦爾華娜看見我的臉也禁不住驚叫起來。

於是一陣難堪的沉默統治了這房間。

忽然我下了一個決心，走到她面前，把手伸給她，一面說：

「瓦爾華娜，讓我跟你們去罷。我也要做一個土地與自由社的社員。我願意和

你們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奮鬥，做一個你們中間的人。」

她笑了一笑，緊緊地握着我的手。

愛友，我的小皇后！我現在也變成一個革命黨人了。你會笑我嗎？我記得你平常笑起來的時候，那姿勢是多麼可愛。你有時撫着胸口，有時拿手帕掩着嘴。倘使只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時，你會笑得在房裏打轉。

但是現在不是笑的時候呀！我說做一個革命黨人，就是說我把我的一切，我的美麗我的韻致，甚至我的生命都獻給那個理想，那個運動了。

然而不過兩個多月，光景我就被捕了。爲什麼呢？因爲我和一個女同伴在鄉間辦了一所小學校。我做小學校的教員，另一個同伴就做了醫生。這就是我們兩個的罪名。

我那個同伴的名字叫薇娜，她是瑞士楚利克大學的醫科畢業生，她是一個稀有的美人。但是，我的小白鴿兒，你不要生氣，你比她更美呢！不過她的美麗和你的美不同。她是那麼尊嚴，那麼恬靜，那麼堅決，是一位尊貴的北部的美人。你呢，我的好亞麗恩娜，你卻是一個活潑，天真的小姑娘，你是一隻頑皮的小白貓兒。

薇娜的醫術很成功。我們到那鄉村纔半個多月，她的聲名就傳播得很廣了。一天從早到晚都有病人來找她。有的病人是從四五十里外的村落裏走來的。一個月裏她醫好了七八百病人。農民把她當作天使看待。

我呢，我有着三十多個男女學生，我拿全付精神來教他們。學校和醫院在一起，都是免費的組織。那些小孩都是很可愛的。他們和我過得很好。

我們有時候也到農家去，多半是在晚間。我們和農民夫婦談話，或者讀點故事書給他們聽，我們也給他們講點關於目前社會情形的話。好友薇娜真正是我的好幫手，不，她是我的好教師。她的學問比我高深多了，她除了法國小說外，還讀過許多

法國書，什麼蒲魯東，福利葉……這些人的名字我就從沒有聽見過。

愛友，你萬想不到這種生活是多麼幸福的呵！牠有一種迷人的美，甚至連我那勇敢的波利司也沒有看見。波利司還沒有認識農民。他說的關於這方面的話就不免有些錯誤。那麼質樸，那麼堅定地保持着原始的正義的信仰！雖然生活在污穢裏，只要有人來給他們一點希望，他們會相信光明就在眼前！是這樣的一種人！

然而不久就有人告發了我們，我和薇娜就被捕了，只爲了這一件事情。

連這一件平和的工作，人家也不許我們做。愛友，我還知道有許多年青女郎就爲了這事情憔悴地死在監牢裏面。難道我和薇娜也會這樣地死去麼？

愛友，我想到薇娜，那個高貴的北方美人，她因爲被牽連在另一個政治案件裏，押解到聖彼得堡去了。我又想到波利司，那個崇高的殉道者，他果然就死在去薩加的船上麼？

我，不能夠寫下去了，愛友，我要哭了……我傷心地哭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是沒有一點悔恨的。愛友，你不要憐憫我，我是沒有一點悔恨的。

下篇

引子

後面的兩封信是在西伯利亞寄出的。利娜已經被押解到西伯利亞的礦坑裏來了。時間是在一八七七年的冬天和一八七八年的春天。利娜不再偷偷地愛着波利司，她終於找到他而且與他結合了。

第十八封信

我的金髮的小皇后

我好久沒有寫信給你了。倘使你能夠收到這封信，你第一就會注意到發信的

地址不同了。是的我現在不在那堡壘的監房裏面卻到了西伯利亞東部的礦坑內來了。我還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夠到你的手裏。那個到礦坑內賣東西的猶太人雖然答應給我偷遞信件，但是不一定靠得住。他要的報酬又是那麼大。他明天還要來，我要把信擲給他。不知道他會不會來拾起牠，而且即使他拾了信，又不知道他能否通過守兵的眼目。再不然他會把信送給守兵去，也許這是他們做好的圈套。然而不管他！我願意給你寫信。

只是有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愛友，我寫了這許多信給你，卻沒法接到你一封回信，這是多麼地寂寞呵！

亞麗恩娜！我的好亞麗恩娜！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苦！那天早晨天還沒有亮，哥薩克兵就跑進我的監房，把我喚起來。那些哥薩克兵真是兇惡得很，就像我給波利司送行時看見的那樣。他們手提着燈籠，紅光映在他們的臉上，好像塗上了一層血。我只得當着他們站起來穿好衣服。一個兵看見我的身子很瘦小就笑了起來，另

一個兵看見我很美麗，便對我微笑。我不說一句話。我也沒有一點怕懼。我預備着勇敢地接受任何的刑罰：不管他們要鞭打我，或是送我到西伯利亞去。

我被帶出去了。在天井裏站着一些男女囚犯，也有哥薩克兵在旁邊看守。人家把我們分成了兩隊，每三個人排在一起，我被放在兩個可憐的姑娘中間。她們哭得那麼傷心。她們究竟犯過什麼罪呢？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

突然一件東西壓到我的頸項上來。我們三個人的頸項就給刑具連在一起了，好像三匹駕車的牛馬一般。呵，我的好姊姊，你知道從前只要一串串微重一點的珍珠項圈也會使我不舒服。然而如今我卻咬緊牙齒勇敢地支持下去了。哥薩克兵手裏的皮鞭在空中揮動着，發出威嚇的聲音。我們就開始往西伯利亞走了。唉！這悲哀的一行人！

冬天，這是冬天了！愛友，你也可以想像到，往西伯利亞去的道路上是多麼寒冷。

呵。只有生病的人可以坐車，和行李在一起。我們卻不得不步行。道路是這麼難走。我們的鞋襪都走破了，卻不得不赤腳走着。愛友，你該記得我的腳是那麼白嫩，那麼粉紅，差不多和你的腳一樣地美麗！可是如今牠們踏在那凍冰的地上，給石子冰塊割破，擦破了皮，血流出來染成了一塊一塊鮮艷的紅冰。我們只管往前面走，頸項上帶着刑具，臉凍得通紅，又被雪風不留情地割痛着。雪片差不多迷了我的眼睛，汗滴下來，馬上就凍成冰了。我的頭髮上，眉毛上，嘴唇上，倒處都是小的冰塊。身子快要疲倦得不能動彈了，卻沒有休息的時間。晚上睡眠的地方不是破爛的倉庫裏，便是滅了火的農家的爐灶上。愛友，你想在這種環境裏我怎麼能夠閉着眼睛！在外面雪風發狂似地叫吼着，在裏邊冷風進了被褥，我的嬌養慣了的身子不停地冷得打顫。但是第二天，天剛發白，大地還被一層濃霧籠罩着，我們又不得不起來出發了。

過了好些日子以後，實在我已經算不清楚日期了！我們走過了托波爾斯克，到了葉尼塞河附近，在那些陰暗的平原上面，一連有六個月都是冬天，一年裏最長最

好的日子，白天也只有六個鐘頭。

然而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陽光對於我根本上就不存在。因為我是埋在那被稱為礦坑的地獄裏面了。

呵！親愛的，我幾乎不能夠捏住鉛筆了，我的十根指頭都被那些粗糙的器具，那些繁重的工作弄破了，到處都是傷痕，到現在還在出血。但是我忍着痛來——你寫信。

礦坑！礦坑！這就是人間地獄！你在那精緻的閨房裏萬萬想像不到礦坑裏面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形。可是沒有陽光，沒有新鮮空氣這一點，你應該知道罷。幾個兇狠的哥薩克兵監視着我們，強迫我們這些柔弱的女子拿起鋤頭去挖土地，去挖石壁，找出銅和水銀來。那般監視的哥薩克兵是十分兇殘的。只要我們裏面有人掉轉一下頭，或者說一句抱怨的話，或者支持不住把鋤頭落在了地上，那麼他們的皮鞭馬上就會打在那個不幸的女人的身上！我們幾個新來的還可以勉強支持，那些

早來的女人個個都失了人形，瘦得只有骨頭，那相貌看起來很叫人吃驚。甚至對於這些可憐的女人，他們也不肯放鬆一點，他們依舊嚴刻地逼着她們勞動。但是在這般不幸的女人中間，有的卻是完全無辜的好人，有的還是崇高的女傑！還有幾個從前還是很年青的女郎，只爲了送麵包給亡命者，又沒有向官廳告密，就得到了這樣殘酷的刑罰。還有幾個你們波蘭的女子，她們的罪名只是爲着波蘭獨立運動的失敗服喪！

呵，愛友，我寫不下去了。我們從早到晚沒有間斷地勞苦地工作着，夜晚又不能夠睡得寧靜，常常會被哥薩克兵的打鼾聲吵醒。這便是在這些黑暗的深淵裏的生活。我們整天埋在地底下，一年裏只有兩天可以像牛馬一般從洞裏爬到地面上去休息，呼吸那新鮮的空氣。這兩天是聖誕節與復活節。

第十九封信

我至愛的亞麗恩娜姊妹：

一個嬌養慣了的女孩子，雖然她的膽量很壯，可是她的身子究竟很軟弱呵！所以不到多久我就病了。在工作時候我竟然拋了鋤頭，倒在地上。哥薩克兵的皮鞭這時候也失了效用，我的精力完全竭盡了。我簡直不能夠動一下身子，我心裏想，這算是完結了。我是死定了。然而他們又把我抬到地面上來……

當我重新睜開眼睛時，給自由的風一吹，新鮮的空氣直往我的鼻裏送，我覺得人馬上就清醒了，身子也爽快多了。便是灰色的天空看起來也叫人高興。何況這時候恰是五月，甚至在西伯利亞的地方也有花開，我聞到了一股新春的香氣。

但是這幸福很快就過去了。他們把我抬進了一間寬大的茅舍裏，放在一張鋪着腐草的床上，這地方又髒又臭，有好些病人在呻吟，叫號，或者吐最後的一口氣。

我在這地方睡了多少日子，我自己都不知道。而且連有沒有醫生來給我診病，我也不知道。我那些時候發熱很厲害，差不多完全失了知覺。我彷彿記得有兩次，一個教士走到我床前來，要我對他懺悔，說我活不過這晚上了。

我的病漸漸地好起來。但是身體還是很軟弱，不能夠到礦坑裏去。他們居然許我出去在這村莊的附近散步，也不派人監視我。他們看見我身體還沒有復元，知道我沒法逃走。

呵！愛友，你想像看我第一次出來散步，是多麼快活！在我眼裏看來一切都是新鮮的，可愛的。天邊現着藍色，就像遠遠地橫着一條海。平原上到處有着稀落的綠樹，嫩綠色的樹葉是特別可愛的。在樹枝上有些小鳥歇着在唱歌，在平原上也有鳥兒飛翔撲牠們的美麗的翅膀。我見過你們波蘭的那些有名的美麗的樹林，我又見過俄國本部的那些滿鋪着花朵的美麗的草原。可是從沒有過一個美麗的雄偉的景

象能夠像今天這樣地感動了我。這平凡簡陋的西伯利亞的小村落在這個短時間裏彷彿就變成了我的天堂。

這時候我沒有思想。我只是儘情地用眼睛看，用耳朵聽。忽然我看見了一個人影。我不覺停了脚步，失聲叫起來。在那邊，在大路上，在那些搬泥土，劈石頭的犯人中間有一個和波利司面貌相像的人。我叫着他的名字，我跑過去。

他聽見了。他往我這邊看，他答應着。一定是他！愛友！你想我應該是多麼快活呵！我看清楚他了！沒有錯！他活着！他就在我面前！他向着我伸出手來！我撲過去，讓他把我抱在懷裏。

我哭着。我笑着。他給我解釋他留在這裏的原因。那一次他因為受了傷，不能夠到薩加鄰島去，他們便把他留在西伯利亞。他們派他做修路的工作。這至少比在礦坑裏工作好得多。他完全不知道礦坑裏的可怕的情形！接着我便把我的經過詳細

地告訴了他。他一面聽着我說話，一面帶了無限的溫柔望着我。我看他的眼睛，那裏面有淚珠在發光。他感動地，愛憐地緊緊抱着我。他還跪了下來抱着我的腿，又拉了我的滿是傷痕的小手不住地吻着，一面說着一些親密的言語，這時候我的心因了愛情的陶醉而微微地顫抖了！

愛友，我的好姊姊，你爲我祝福罷，爲我們，我和波利司祝福罷，我如今和他在一起了。我是他的妻子，他的情人。我們的結合不要官廳來承認，不要教士來祝福。我們是在廣大的天空下，明亮的陽光裏自由地結合起來的。不管每日的勞苦的工作，不管那黑暗的情形，我們心裏還是很快活。我們的勇氣，我們的希望又重新生出來了。每天傍晚工作完畢以後我們兩個人手牽着手，我的頭靠着他的肩，我的眼光射進他的眼睛，我們走出了這村莊，我們走上一塊斜坡，那上面長滿着軟草，就像一張氈子，我們擇有樹木的地方坐下來互相抱吻一會兒，樹木遮掩着我們的身子，不給

人看見。然後我們就站在斜坡上，望着我們的不幸的俄羅斯母親。我們每次總要望許久雖然看不見什麼，那灰色的天籠罩了一切，但是我們始終堅決地相信着，等待着。一個新的美麗的景象。在我們的耳裏永遠響着那『土地與自由』的聲音。這聲音是一天比一天地更響亮了。愛友，倘使你到現在還沒有聽見這個呼號，你不久也會聽見牠的！

我的亞麗恩娜，我的好姊姊！請你爲我們的結合祝福罷。請你爲我們那個偉大的母親的前途祝福罷。

有版權

定價三元

利娜

巴金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六十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過	隨糧代徵
宋越	屈曲夫	田濤	李健吾	巴金	舒羣	金魁	白芸窗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宅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柯	唐弢	陸蠡	靳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三十七年五月四版

85
7/12



北京琉璃廠

敬贈